



通过大辩论 整顿薄弱社

張士英等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 一、农民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發展在逐年提高 (1)
- 二、合作社把农民的穷根、苦根都拔掉了 (12)
- 三、同心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經驗 (21)
- 四、曙光社关于粮食統購統銷的大辯論 (33)
- 五、齐心社的大辯論..... (41)
- 六、通过大辯論整頓薄弱社的經驗..... (53)
- 七、通过大辯論整頓提高三类农業社的經驗 (62)

农民生活水平

随着生产发展在逐年提高

——双泉农社社员生活水平调查

任子学 赵連奎

九台县和气堡乡双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由三个初级社和互助组及一部分单干农民在1955年多组织起来的。全社现有二百一十五户，一千一百二十口人，男劳动力二百一十八人、女劳动力八十四人，集体耕种土地七百六十八点七六公顷。有役畜一百三十五头，花轮车三十三辆、胶皮车三辆、新式农具四十四件。全社共划为六个生产队。

这个地区在1947、1948两年严重地遭受了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的破坏，生产下降；解放后，党和政府积极领导农民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随着生产发展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生产不断上升

解放后几年来，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生产，从多方面给予帮助。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给予这个社的救济款计有四千三百一十元；国家银行贷与农民的低利贷款总额一万七千二百元；1956年贷与贫农合作基金一千九百二十元。这几项合计为两万三千四百三十元。由于党和政府积极地领导和支持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增产运动，农业生产不断上升。

双泉农业社几年来生产发展情况，如以1948年的产量为一百，历年的增产情况是：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72.5	177.2	220	297.5	212.5	231.3	254.5	285

其中1956年粮食（原粮、薯类折主粮）总产量为一百五十九万六千八百斤，比1955年的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二百斤增产12.3%。1956年单位面积产量为平均每公顷二千零七十八斤，比1955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三斤增产12.3%。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一千四百二十六斤，比1955年的一千二百八十九斤增加10.6%。

生产发展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逐年增长了。

1956年生产总值（不包括社員家庭副業产值）比1948年增長2.89倍；1956年每人平均生产总值比1948年增加七十四元，增長2.64倍。如以1948年为100 逐年增長情况是：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生产 总值	148.2	180	217.2	291.6	210.8	230.5	254.4	289.7
每人 平均	141.1	164.4	195.5	262.2	195.5	217.7	220	264.4

其中1956年农、副業生产总值（包括社員家庭經營副業生产部分）为十四万三千一百五十四元，比1955年的十二万四千五百元增加14.98%。其中集体农業生产总值为十二万五千四百元，比1955年的十一万二千元增加11.96%；集体副業生产总值为九千三百五十七元，比1955年增加48.53%；社員家庭副業产值八千三百多元，按人口計算每人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二十七元八角一，比1955年的九十九元增加29.1%。按戶計算每戶平均生产总值为六百七十五元八角，比1955年的五百七十九元五角三增加16.6%。

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对农民生活水平的观察，仅限于按收入多少錢来衡

量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农民有許多生活用品不必用現錢来买，可以由自己生产来解决。全社每戶都有自己的园田，全年吃菜絕大部分不用买，有的农戶还有余，可以出售一点，这又变为收入了。全社每人平均有二分半园田，一戶以五口之家来算，有一亩二分五的园田，至少可产土豆三千斤以上，每斤土豆以五分錢計算，这就要一百五十元，而农民自产自消費，这就沒把它計算在現金收支範圍內。像齐貴林一家，以現金收支計算（包括口粮在內）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額为六十七元八角，如果把自产自消費的鷄鵝蛋四百八十個、小鷄五只、土豆一千斤、自宰猪自食肉二十五斤和园田所产的其他蔬菜一起算在內，那他家还要加上一百二十三元六角，每人每年实际消費額則为九十二元五角二，自产自消費部分佔全部实际消費額的26.72%。高青山（貧农）一家，以現金收支計算（包括口粮在內），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額为四十三元六角三，如果把自产自消費部分加在一起，每人每年实际消費額則为六十一元三角七，自产自消費部分佔全部实际消費額的28.9%。根据这样的結果，社員实际消費額要大於由社分配劳动报酬部分的30%左右。除此，农民还有住房子不花錢（也有少数戶租房子住或者自己房子每年要加以修理），吃水不花錢等等便利条

件。

社員李有山（中农）說：“过去我是租地种，租进二十垧地，每垧地交租兩石五，只地租就是五十石粮。年景好时，打八十石粮食，我还要添点农具或者想法买个馬，这就要去个二十多石粮，剩下的也就剛够吃；年景不好，除去交租的，有时还不够吃。現在可不同了，种子、馬料，添买农具都由农社投資，我得到了錢完全用到生活上了，这还用說，生活当然比以前好的多了。”事实上在小农經濟时代，农民純收入要有25——30%用於添农具买車馬，而不是把全部純收入都用到生活上去。

現在社員生活到底改善的程度怎样呢？1956年全社二百十五戶分配的結果比1955年增加收入的有一百六十六戶，佔77%；不增不减的有四十二戶，佔19.5%；减少收入的有七戶，佔3.5%。

全社劳动报酬部分按人口計算，每人平均純收入为六十一元九角，比1948年每人純收入增加三十九元四角，增長175%；比1950年每人純收入增加二十四元九角，增長67.3%；比1953年每人純收入增長40.7%；比1955年每人純收入增加十二元四角，增長25%。1956年如果把社員家庭副業生产收入加在一起，每人全年平均实际收入可达七十元左右。

具体事实証明，今天农民生活水平比起历年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們曾經訪問了許多农户，其中有貧农和中农，举例說明如下：

貧农王忠，全家六口人。王忠自己是跛子，不能做重活，算他也只有半劳动力兩個。去年共做二百四十三个劳动日，純收入三百八十八元八角，比起1955年增加近一倍，比起1955年前增加了三、四倍。

解放前，王忠以在街头卖燒餅来維持生活，那时“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土地改革分到了兩公頃四亩九分地，虽然生活好的多了，可是單門独戶，生产还有困难，打粮多者一年也只有十来石，光交租牛犢粮就去三石五，再除去种子、口粮也就剩不多少，一件棉襖要穿好几冬。1955年参加了初級社，这才开始不大离了，吃的也够了，穿的也添补了一些。参加高級社后，王忠家的收入增加，这就使他的家庭經濟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分到粮食三千一百八十斤，全家换上了新棉襖棉褲。生活过好了，家中还供个孩子念書，王忠說：“小孩念書是以前連想都想不到的事”。

社員李有山（中农）一家，1956年分到了一百多斤大米。四十六岁的李有山說：这多半輩子，头一回能吃到这么多大米。幼时的李有山，家很穷，13岁就給地主

抗活，冬天他連一双靴都买不起。穿棉鞋赶車，冻的脚直哆嗦。他說：那个时候連作夢也想不到吃大米呀！李有山全家七口人，土地改革分到了九公頃二亩地，有三匹馬，一家人又很勤快，憑着人强、馬壯、地多，一家人一年到头不歇的幹活，一年收的粮食，除去三匹馬的飼料、种子和添补农具等生产投資，也就剩不下什么了，搞好了一年將够吃够用，搞不好就不够开支了。1956年由社分得四百三十七元，家庭副業收入二十二元，計收入四百五十九元。全年除去一切生活开支，还余現款四十二元。

李有山說：“像我这样戶，在我們社可多了，今年全社每人都分得二十多斤大米，每人还分到四斤粉条，沒有高級社，誰也吃不上这么多大米”。

全社农戶，以前除了在春节、端午和仲秋三节能吃到一点肉以外，平常誰能吃到肉呢？有的农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肉。可是，今天不同了，一个普通的农戶，一年也能吃到二十来斤肉。像貧农高青山，全家八口人，就有六个小孩子，因为孩子多，他妻子抽不出身来参加社里劳动，全靠高青山一个人来劳动。去年收入三百三十多元，全家买了二十一斤肉吃。像高青山这样戶在这个社來說，还是比较困难的戶。自己养猪的农戶，那吃

肉的数量还不止此。貧农刘福田把猪杀了自己就吃一百斤，只卖了八十斤；上中农徐洪章全家全年吃了自杀猪肉一百二十斤，另外，还买了猪肉三十斤；中农李有山全家吃了猪肉一百四十斤。自己养猪杀了自己吃的戶，在这个社就有60%以上。

李洪福老大爷說：“过去剛脫下單衣就得穿上空心、棉襖，換袂衣时还得把棉襖里的棉花抽出来当袂襖穿；这几年可不同了，穿棉的有棉衣，穿袂的有袂衣，再不愁穿的了”。这不是他一家才这样，据我們調查的六戶（貧农三戶，中农一戶，上中农一戶，富农一戶），四十五人，去年买布七百四十五尺，平均每人十六尺一寸。

农民生活消費水平是逐年上升的，从五戶农民的具体算賬（历年是以不变价格計算的）来看，便是証明。这五戶的生活消費（吃、穿、用和其他）水平随着农业合作化的發展和收入的增加，逐年上升了。这五戶（三戶貧农和兩戶中农）农民生活消費总和的历年比較是：在1944年（伪滿）每人每年平均消費为35.41元，1955年为51.73元，1956年为64.57元，1956年为1944年的182.3%。如果把消費額分成各項的比較，情况是：

(單位：元)

每人每年 平均消費量	1944年 (伪滿)	1955年	1956年	1956年为1944年 的 %
总 計	35.41	51.73	64.57	182.3
吃 的	25.70	32.75	40.21	156.5
穿 的	6.76	11.82	14.46	213.9
用 的	2.32	3.26	3.92	189.0
其 他	0.63	3.90	5.98	949.2

从阶層来看，这五戶农民生活水平逐年上升情况是：

(單位：元)

每人每年 消 費 量	成份	1944年 (伪滿)	1955年	1956年	1956 年 为 1944年的%
李 有 山	中农	36.16	57.68	61.47	170
高 青 山	貧农	27.25	37.96	43.63	160.1
梁 荣 惠	中农	40.39	61.33	68.73	170.2
李 洪 福	貧农	38.61	52.36	76.71	198.7
王 忠	貧农	29.27	40.43	65.04	222.2

这五戶农民的生活，从实物消費来看，其情况是：

每人每年 平均消費量	單位	1944年 (伪滿)	1955年	1956年	1956 年 为 1944年的%
大 米	斤	1.7	4.5	16.8	988.2

面	粉	斤	4.0	7.5	7.3	182.5
豆	油	斤	1.8	2.6	3.3	183.3
肉	类	斤	6.3	9.2	18.0	285.7
粉	条	斤	0.9	2.8	4.1	455.6
棉	布	尺	10.7	18.5	20.8	194.4
棉	花	斤	0.7	0.9	1.4	200.0

社員收入是不平衡的

一般的算，五口之家，一个男劳动力，一年作二百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值一元七角四（双泉社1956年劳动日值），收入三百四十八元，平均每人六十九元二角，像这样的户，生活是比较富裕的。根据五户农民全年实际开支情况的调查，我们把农民生活状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丰衣足食，年有余资；第二类是年吃年用；第三类是生活困难户。这五户的情况是：

	姓 名	人 口	劳 力		全 年 消 費 金 額	每人平均
			男	女		
第一类	徐 洪 章	12	2.5	2	962.37	80.20
	李 有 山	7	1		430.31	61.47
	齐 貴 林	5	1		339.02	67.80
第二类	高 青 山	8	1		349.06	43.63
	高 宪 貴	6	1		274.76	45.79

根据收入多少来初步划分生活状况是这样的：

每人收入不足四十元的，佔6.8%；

每人收入四十一到六十元的，佔33.2%；

每人收入六十一元以上的，佔60%。

从这个数字，我們可以看到，双泉社社員的生活水平，过着丰衣足食、年有余資的富裕生活的是佔一半以上；过着年吃年用的一般生活的佔三分之一；生活困难的仅佔6.8%。

在这个社的农户中，尚有7%左右的生活困难戶，这需要我們加强对他們的领导，帮助他們改善經濟情况，这是很重要的。生活困难戶是屬於勞力弱、人口多，或婚丧嫁娶、添人进口、生活不节儉所造成的。解决这部分困难戶生活問題，要在勞力安排上給予适当的照顧，如輕活近活讓他們多作点，农活少时讓他們多幹点，家庭副業生产讓他們多經營点，帮助这些戶安排家庭生活，作到勤儉理家，同时使他們認識到只有农业社才能帮助他們解决困难，从而發揮所有社員的劳动积极性。

合作化把农民的 穷根、苦根都拔掉了

白永順

我是农民出身，沒有文化，理論懂的不多。可是，共产党教导了我十多年，如果說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还能够清楚。右派分子說什么“合作化冒进了，搞糟了”、“农民生活苦，現在生活不如伪滿好”；說什么共产党领导的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想叫共产党下台，真是好大的胆子！咱們农民講究实际，我們跟你們想的完全兩样。右派分子：你們說合作化冒进了，搞糟了，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們說合作化把我們农民的穷根、苦根都拔掉了，永远扎下了幸福的社会主义的根。

九台县飲馬河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六年春由32个小社和一部分个体农户合併而成的。当时全社是1,476戶（現在1,500戶），土地耕种面积3,200多公頃。高級合作化第一年，农民不習慣集体幹活，幹部沒經驗；經濟上有困难，特別遭受了严重的水、虫、

風、雹災。光水災就有610公頃庄稼被水淹沒；幼苗剛剛出土，高粱、苞米就發生了虫災。社里沒農藥，就發動婦女和小學生用手抓，僅三天的時間就抓600多斤“金龜子”把虫子消滅了；到鋤地的时候，一場雹子打坏300多公頃庄稼。合作社立即補苗、毀種。當時是困難重重，如果不是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不是合作化了，我們那里農民不知道有多少戶會家敗人亡，妻离子散。但是由於合作社有能力向各種困難和自然災害作鬥爭，又正確地貫徹執行了發展生產、勤儉辦社的方針，克服了各種困難和戰勝了自然災害，糧食總產量還超過了一九五五年產量9.8%，甚至比一九五二年（解放後最豐收的一年）還超過2.39%。使96%的社員增加了收入。今年由於受災面積少，庄稼成長的好和水田面積擴大，預計糧食產量可比一九五六年增產39.4%。

過去辦不到的事，現在辦到了：由於我們生產合作社實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社員勞動生產的積極性非常高漲，掀起了空前未有的生產高潮，並創造了驚人的奇蹟。在一九五六年春耕前短短的45天的時間里，2,773個男女勞動力，修成五條幹渠，幾十條支渠，挖土方78,000立方公尺，建立了兩處電力抽水站、四處塘壩、九座橋梁、一處16公尺長空中渡水橋，擴大639公頃水

田，把过去十年九不收的四百多公頃蒿草叢生的澇窪地变成了高产量的水田。我們社解决了电力供应問題之后，安裝了三台电力脫谷机，每天能打水稻48万斤，节省七八百个劳动力，縮短了打場時間約80天左右，社員可以不必在严寒的冬季里打場了。並將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在山澗修建成土壩长达1,350公尺、寬20公尺的通水溝，挖出300公尺溢洪道，蓄水面积40公頃，可供350公頃水田灌溉用水，是一处較大型的水庫。同时新安裝电力制米机，每天可出米七八万斤，等於60台石头碾子的出米量，节省了大量的人工、畜工、許多七、八十岁的老年社員兴奋的說：“这真是个神勁，过去作夢都想不到，現在办到了。”在这些事实的面前，原来对合作化抱有怀疑态度的富裕中农，也伸出大拇指来称贊合作社：“集体力量胜过天，澇窪地变良田”。飲馬河畔过去的諺語：“有錢不买河窪地”，現在都說：“有了合作化飲馬河变成了福地”。

伪滿时，我們那一帶的农村真是富富的發昏，穷穷的要命，我們农民那时候，是什么生活啊！受压迫，受剝削，挨打受罵。吃的是断頓飯，糠菜半年粮，缺柴少米，缺鹽少醬，飯米湯是穷汉子的油，受災年吃豆餅和橡子面、野菜……。穿的更生布，面袋子是好的，有时

候麻袋成了大救駕，面袋子用小灰和黑向日葵染了算是帶色的布，棉衣揭出棉花当夾衣，夾衣去了里子做單衣，孩子們冬夏都光着腚，有的兩口子穿一套棉衣。地主叫我們“張光腚、李光腚”，那里还能想什么毡子、被子、褥子。住的是廂房、馬架和耳房，又黑又湿，滿屋是耗子、跳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風，三輩人睡在一鋪炕上，地主叫我們是蹣房檐的戶，連脚站的地方都是地主所有权，一年要搬几次家的就是我們貧雇农。

合作化第一年全社粮食产量898万斤，比一九五五年粮食总产量818万斤，增加80万斤，比丰收的一九五二年878万斤还增产20万斤自然粮。以产值計算一九五六年总产值74万元，比一九五二年55万6千元增加了33.08%强，加上副業收入，全社总收入为104万多元。扣除农业稅、生产費、公积金、公益金44万多元，社員实际分配將近60万元，每戶平均收入400元，比一九五五年每戶平均收入221元增加80%。有41戶收入千元以上；87戶800元以上，388戶收入500元以上，全社有96%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有的竟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几倍以至二十倍。当社員把自己的劳动收入取回去以后，真是家家高兴，人人滿意。

几年来我們那里的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領導